

王跃文 李跃森 著

龍票

叱咤商场
一代巨贾传奇经历悲剧命运发人深思
风云际会
官商博弈尔虞我诈是非成败后人评说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跃文 李跃森 著

I247.53
189

101161

龍 票 西 票

龙票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票/王跃文、李跃森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,4

ISBN 7-5354-2761-8

I. 龙…

II. ①王…②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4246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

责任校对:刘 风 陈 丽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21,375 插页:1

版次: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14 千字

定价:3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水印防伪 注意识别

目 录

第一章 1

吴公公领着瑞王爷，步履匆匆来到养心殿外。透过窗纸，殿内灯火如昼。朱门轻启，瑞王爷快步而入。远在山西的老祁家怎么也想不到，道光皇帝今晚的决断会令他们面临灭顶之灾。

第二章 20

祁伯群痛心疾首：“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！祁某倘能有苟且之日，一定发下毒誓：子子孙孙，不通官府，如有相违，绝灭烟火！”

第三章 32

杨松林忽然低了嗓子，说：“祁老板，我们就是遮天蔽日！皇上在哪里？他在云的上面，我们不让他露脸，他就露不了脸。我说哪句话是皇上说的，就是皇上说的！”祁伯群咬牙切齿道：“杨松林，你大逆不道！”杨松林忽又哈哈大笑道：“大逆不道？你推开这扇门，问问大家，他们会说谁大逆不道？是我知府大老爷？还是你祁伯群？”杨松林偏着脑袋望了祁伯群半晌，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杨松林？好！好！自打我当了这官儿，就没人叫过我的名讳了，我自个儿都忘了自个儿姓甚名谁了。皇上、王爷面前，我自称奴才；回到太原，我是知府大老爷；往家里坐着，我是老爷。今儿个忽然听你叫我杨松林，觉着新鲜，好！好哇！哈哈哈！”

第四章 45

祁老夫人突然站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你别跪在我面前，你站起来，你给我滚！你去大街上溜达，去当你的二少爷，去遛鸟、逗蛐蛐儿、赌钱，还可以去抽大烟！”祁子俊抱着母亲的腿，哭喊着：“娘，您狠狠儿打我吧，儿子我知错了！”

第五章 61

李然之说：“说句直话，知府大人行走官场这些年，依李某看来，您最叫我敬佩的是忠，最叫我不以为然的还是忠。”杨松林大为不解，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李然之说：“您只效忠瑞王爷一人，肯定不行的。”杨松林道：“杨某是瑞王爷包衣，瑞王爷对我是恩同再造，我若再听命于别人，岂不是背叛了瑞王爷？”李然之说：“您效忠瑞王爷，不错。但别的王爷，您也要顾及着不是？那些个军机大臣、尚书您也得顾及不是？”杨松林道：“言之有理！”

第六章 76

关近儒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望你们相敬如宾，白头到老。我今天想说的，是你今后怎么在商场上出头。你父亲已经作古，对他品头论足很是不敬。但是，他老人家的生意经，我是不敢苟同的。听他说临死前发过毒誓，子子孙孙，不通官府，如有违背，断子绝孙。我希望你今后以父亲为殷鉴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不要同官府有生意往来。”

第七章 90

润玉很吃惊，问：“关公子哪里算是沦落人？”祁子俊道：“我家也遭了官司，我本不姓关，官府还在抓我，只好隐姓埋名！我姓祁，京城义成信……”润玉目瞪口呆：“啊！”祁子俊话没说完，润玉转身跑了进去。祁子俊冲着她的背影喊道：“润玉……”

第八章 106

僧格林沁这才同各位王爷说：“这是龙票，乃太祖努尔哈赤赐予关内豪门大户的。凡是手中执有龙票的关内大户，都为大清立过大功，我们应当礼遇！”布王“啊”了一声，脸色铁青，道：“僧王爷，刚才小王险些儿砍了他们头！”

第九章 118

祁子俊道：“原来如此啊！”霍运昌道：“我更不明白的是，关老爷平素不屑同官府往来，而办事却又总是以官府规矩为规矩。就说这票号，虽然官府没有倡导，但也没有下过禁令。关老爷却说，票号朝廷也不主张，关家世代正当经营，绝不做有违例制之事。”祁子俊笑道：“难得他老人家对朝廷一片忠诚啊！”

第十章 132

祁子俊道：“两位前辈，我就算现在知错了，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日升昌是票商龙头，您两位是商界前贤。就请您二位成全我这一次。都说你们要撤庄，你们就好好走。我呢？不管上刀山下火海，只好留下来。等我义成信重开了，我将大恒盛的账转成义成信，就万事大吉。我缓过这口气，一定回祁县负荆请罪！”

第十一章 151

祁子俊道：“请僧王爷看在我垫付军饷尚有寸功的分上，恕我私开票号之罪。”僧格林沁道：“但是你的假票号被封了，必定引起民心浮动，你又罪上加罪！”祁子俊说：“只要允许我重开义成信，再将大恒盛换成义成信的牌子，堂堂正正，就万事大吉。更重要的是，义成信不重新开张，朝廷存进去的银子是出不来的。”僧格林沁道：“你不是说不知道义成信账册的下落吗？没有账册，你怎么开张呀！”祁子俊道：“僧王爷，我说不知道账册下落，这是实话。我说只要重开义成信，账册早晚会出来，这也是实话。”

第十二章 164

关近儒道：“除了请戏十天，还得罚银三千两，重塑关帝金身！”素梅叫道：“爹，您怎么能这样？”关夫人道：“近儒，太重了吧？”关近儒道：“你问问子俊，让他自己说，重还是不重！”祁子俊低头说：“不重，不重。只要能让商家和乡亲们相信我祁子俊不是无信无义之人，这银子花得值。”

第十三章 177

祁子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口齿不清地说：“别管我。我在这儿想啊，想来想去……这历朝历代，怎么总有人造反呢？”润玉说：“戏里讲的都是官逼民反。”祁子俊叹道：“顺民难当啊。”润玉轻轻地说：“可你只能当个顺民。”祁子俊盯着润玉看了半晌，点头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只能当个顺民。”他一路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戏园。

第十四章 193

苏文瑞目光炯炯地盯着祁子俊，说：“令尊之死，不是因为没靠山，也不是因为靠山不够大，而是因为靠得太死了。靠山再大，总有靠不住的时候。所以，不要靠哪一个人，要靠就靠整个官场。靠着一个人的时候，要随时准备把他踢开，找更大的靠山。当官的是狼，百姓是羊，在羊群里就免不了受祸害，最安全的办法是跟狼呆在一起，只要把身边的狼喂饱了，就平安无事，别的狼也不敢来找麻烦。只是到了这时候，你还得千万记住，你是羊，不是狼。”祁子俊眼睛一亮，说：“您这几句话，点拨得我心里透亮了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经十年商。”

第十五章 208

徐六肃然起敬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义成信，这个。”祁子俊干脆地说：“我打算在上海开个分号，找个挑大梁的档手。恒顺祥

那边，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”徐六脸色一变：“我学徒就在恒顺祥，是吃着恒顺祥的饭长大的，干到现在，离不开了。谢谢您的好意，告辞了。”他拱拱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第十六章 223

苏文瑞沉默有顷，说：“子俊，我以前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能办的事，别人就办不到，今天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”祁子俊问：“您想明白什么了？”苏文瑞说：“看来这经商和吟诗作文一样，靠的是一个‘悟’字。你能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，凭的就是这份悟性。”

第十七章 239

袁天宝有些担心：“少东家有几成把握？”祁子俊想想说：“大概也就五六成。”袁天宝劝道：“为了一件没多大把握的事，花这么多冤枉钱，实在是不划算。”祁子俊摇摇头说：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谁让世道变了呢，天下不太平，也就没法靠太平时的方法挣钱。”

第十八章 255

苏文瑞说：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是胆战心惊的，生怕哪点做错了得罪他们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些当官的，也都贱着呢，你越哈着他，他越把你看得半文不值。索性你挺直腰杆，放大胆子，就当是在做生意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欠谁的，谁也不比谁矮一截。要说谁矮一截，也是他们。你得学会玩他们，让他们巴结你，想从你这儿分一杯羹。”祁子俊心里一亮：“听您这么一说，我算是透彻了。”

第十九章 272

剃头师傅阴阴一笑：“今天我杀了三十五个清妖，再增加一个，也没什么。”祁子俊面不改色：“我倒不在乎去凑个数。”剃

头师傅感到奇怪：“我还是第一回看见嘴这么硬的人。”

第二十章 288

祁子俊终于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就怕你说话算不了数。买洋枪，好哇，先得有银子啊，即便有了银子，我总不能一个人驮着去上海吧？洋枪洋炮都能买，但有一样，先得让义成信开张，把我的钱如数还回来。”说着，他解开腰带，取下随身携带的算盘，飞快地拨拉起来。祁子俊说：“义成信南京分号库存现银二十三万八千两，银票合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两，朝廷税银四百二十六万两，共计六百六十七万三千两。这些钱收不回来，一切免提。”祁子俊的坦率让萧长天感到既愤怒，又欣赏。

第二十一章 305

祁子俊说：“交道是没打过，可是我寻思着，洋人也是人，只要是人，就有办法对付。”

第二十二章 322

哈特爾只好低声下气：“祁先生，你能不能小点声音，不然我手下的雇员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。”祁子俊提高了调门：“这事还小哇？你不赶快给我解决，我到工部局去告你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裕丰洋行不讲信誉。”

第二十三章 339

关素梅说：“是老太太要这样。”祁子俊说：“老太太临终前怕是有些糊涂了。世祯摔丧驾灵，我的位置往哪儿搁？族里的人倒还好说，要是地方官员来祭奠，亏了礼数，成什么样子？”关素梅说：“可是……”祁子俊断然说道：“这事由我做主。”

第二十四章 354

黄玉昆又想了想，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：“你只说一

句话：王爷，我回来了。”祁子俊兴奋地一拍大腿：“好，就这句最好。”

第二十五章 370

祁子俊正色道：“买军火不成问题，但是，让洋人打中国人，这事我绝对不干。”吴健彰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，显得十分尴尬。他从祁子俊的语气里听出，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第二十六章 387

世祯把棋子重新摆好，点着头说：“我保证。”关近儒正色道：“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世祯，你记住，下棋是这样，做人也是这样，只不过，做人绝对不能有悔棋这一说。人生的每一步，就像是落下一个子，走之前考虑清楚，才能做到一步一个脚印。”

第二十七章 404

中年人拿着银票，看着窗外，片刻，忽然转过身来：“我改变主意了。关老爷，这世界上没有谁会让我觉得比您更可信。这笔钱，我要永远存在大恒盛钱庄。”

第二十八章 420

祁子俊故意说道：“我看也没什么难的。经商要本钱，做官却是无本万利。经商要学许多东西，付出许多辛苦，做官只要有三件本事就够了，一是会歌功颂德，二是会欺上瞒下，三是会营私舞弊。”

第二十九章 437

左公超道：“怕什么，无事要生出事来，小事要弄成大事，天下太平了，我们这些人就都没用了。”祁子俊冷笑一声：“依着您，世上的事情就没个是非了？”左公超道：“无所谓是，也无所

谓非，谁的官大，谁就是对的。”祁子俊只觉得脊背一阵发冷。

第三十章 455

关近儒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做一个真正的商人，最要紧的是四个字——深藏若虚。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四个字，记一辈子。”世桢似懂非懂地轻声念着：“深藏若虚。”关近儒又道：“有句俗话说，‘鹰立如睡，虎行似病’。平日里，老鹰和老虎看上去都是稀松平常的样子，真正有本事的人也是如此，表面上看着不起眼，甚至会让人觉得没什么本事。只有没多大本事的人，才会拼命显示自己有本事。等你学会了这个‘藏’字，才算真正学会了经商。”

第三十一章 472

祁子俊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您总不会想让我变得越来越没出息吧？”苏文瑞道：“富贵五更春梦，功名一片浮云。狂花不久，英才招妒，惟退惟拙，可以免患。我真正担心的是，你在官场上陷得太深了。”祁子俊不自然地笑了笑说：“怎样在官场上玩，还是您教的我。”苏文瑞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但官场上最大的秘密是，永远不能玩真的，你非要玩真的，就有可能把自己给玩进去。被选来作祭祀用的，总是世间最好的牛，这种牛叫作牺牛。牺牛身上披着绫罗绸缎，吃的是上等粮草，看见耕牛劳作辛苦，就自鸣得意，自以为是，等到被迎入太庙，任人宰割的时候，想做耕牛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”

第三十二章 488

席慕筠正色道：“清妖一天不除，天下百姓就永无宁日。虽然你祁少东家锦衣玉食，富贵风流，但对清妖妖头来说，也不过是个奴才，即便给你些虚假的好处，也是急则与之，缓则夺之，说到底，只能任由他们宰割。你虽然家有豪宅，实际上却容身无地，惶惶不可终日。”祁子俊悚然动容。

第三十三章 505

恭亲王尽力保持着漫不经心的语调，但他的每句不经意的话，都让祁子俊不寒而栗。祁子俊战战兢兢地说：“皇上真是圣主啊。”恭亲王道：“你这次倡议实行‘盐引’制度，协助征收‘练饷’，为朝廷解了急难，龙颜大悦，吩咐赏黄江绸一卷，准穿黄马褂，可谓恩重如山。我朝的商人之中，能穿上黄马褂的，你是头一个。”

第三十四章 520

祁子俊道：“子俊以为，现在只能进，不能退。孤注一掷，与洋人决一死战，虽然未必就能取胜，却足以振我大清国威，如若委曲求全，只怕会落得人心崩溃。”

恭亲王坚决地摇摇头：“无论哪朝哪代，都没什么新鲜玩意儿，不过是翻来覆去地重演以前的旧戏，也就是换些行头而已。我们现在的处境，大概还不如‘澶渊之盟’的时候。那时候有宋真宗御驾亲征，现在，皇上都到热河巡狩去了，还谈什么决一死战？况且大清与洋人之间，强弱之势，判若云泥，眼前之计，只能尽快了结此事，以后再图振兴国运。破财免灾吧，能签个‘澶渊之盟’，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”

第三十五章 536

祁子俊一拍大腿：“这东西好。以后咱们做生意，也跟人签合同。”苏文瑞说：“咱们最大的生意是跟朝廷做的，总不成跟朝廷做生意，也签合同吧？”祁子俊摇头道：“您错了，跟朝廷做生意，才真正要签合同。”苏文瑞叹道：“子俊，你年轻气盛，做的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事，不过，跟朝廷做生意，就好比老鼠睡在猫身边，一定要小心，再小心。在生意场上，你尽可以呼风唤雨，但在朝廷看来，你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没什么区别。”祁子俊意气冲天：“我就是因为不想当小商贩，才跟朝廷做生意。”

第三十六章 554

祁子俊说：“我们要取太平军王爷们的银子，湘军缺的也正是银子！看在银子的分上，总有通融的办法的。”苏文瑞沉吟道：“少东家，你是红眼睛见不得白银子，危险哪！”祁子俊说：“我也不是胡乱来的，我左右思量，这个险值得我去冒。我帮了席慕筠，也赚了银子。”

第三十七章 568

苏文瑞如闻霹雳，摇头道：“祁少爷，你完了！你聪明过头了！你知道大清国库一年能收多少银子吗？不足三千万两。你一口气认购兴国债券就是一千万两。你富可敌国啊！谁能容得你比朝廷富有？”祁子俊道：“我协军饷，解税银，如今又出资办洋务，我对朝廷是有功的！朝廷不思宠我这样的人，恩宠谁去？朝廷离不开我！”苏文瑞厉声道：“朝廷真的离不开你了，你的脑袋就该掉了！”祁子俊指着苏文瑞，嘴唇颤抖着，半天才说：“你，你，岂有此理！”

第三十八章 582

苏文瑞长叹道：“我还是不指点吧。你兴致勃勃地回乡祭祖，别让我泼了冷水。”祁子俊说：“我现在也许有些头脑发热，您泼泼冷水也无妨。”苏文瑞说：“晋商所以能理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利，全在领悟透了一个藏字。”祁子俊反问道：“藏？”苏文瑞点头说：“所谓藏，就是要藏智而似拙，藏巧而近朴，藏富而不奢，藏势而勿妄，还要藏大手段，藏大器局。”祁子俊笑道：“苏先生意思，我此番回乡，太张扬了？我这是为着祁家列祖列宗，为着我死去的爹娘和哥哥！”苏文瑞说：“光耀门庭，人之常情。但是，你的心太大了。”祁子俊望着苏文瑞说：“苏先生说得太含蓄了。你其实是说我心太贪，是吗？”

第三十九章 593

杨松林赔笑说：“子俊兄，银子真是议政王的，您就只当是我的吧。”祁子俊说：“说句对不住兄弟的话，您我过去多有误会，若真是您的银子，您就不怕让我抓了您的把柄？”杨松林哈哈大笑道：“子俊老弟，您倒真是直爽哪！您我都是明白人，我知道您不会说出去的。”祁子俊笑笑，说：“您能吃准我了？”杨松林又是哈哈大笑，然后说：“您会想，这银子万一真是议政王的呢？您就不敢说。哪怕您拿准这就是我杨松林自己的银子，您也不敢说。义成信的信誉比您我过去的误会更重要！”

第四十章 607

议政王问：“如此说，你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了？”祁子俊道：“子俊冒死要给议政王看样东西！”议政王却是不动声色，道：“什么东西？递上来。”祁子俊递上一个纸封。议政王接了，打开纸封，骤然变脸，眼里喷火：“祁子俊，快说，怎么回事！”

第四十一章 622

陈昭说：“祁子俊既然有能耐取四海之利，想必有能耐理天下之财。如果抛开用人成例，格外开恩，着他当户部尚书，未尝不可，只是……”议政王说：“不妨直说。”陈昭道：“很多人同时保举，就有些蹊跷了。”议政王问：“你的意思，怀疑有人在操纵朝廷用人大事？”陈昭道：“我怀疑此人正是祁子俊自己！”议政王冷笑道：“祁子俊，抱负不小呀！”

第四十二章 635

祁子俊苦笑道：“我是生意越大，头上顶戴越大，心里越是害怕呀！当年同议政王在琉璃厂争买玉碗，我不知天高地厚，什么都不怕；后来家运不幸，我亡命天涯，明知刀口就在脑袋上，也不怎么怕；再后来为着赚钱，提着脑袋在朝廷跟太平天国间穿梭往来，也顾不得怕；可是，等到朝廷封赠我正二品顶戴，议政

王对我备加恩宠的时候，我真的怕起来了。”

苏文瑞忧心忡忡，说：“子俊，你早该想办法保护自己了。”祁子俊问：“我怎么想办法？官场上想平安些，就是不断地往上攀附，依靠的官越大越好。可是，议政王同我说了两句话，听来真是吓破胆呀！”苏文瑞问：“他怎么说的？”祁子俊说：“他先说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又说大树底下寸草不生！”苏文瑞说：“分明是说，你听他的就好，不听他的就要你小命！”

第四十三章 650

祁子俊仰天而叹。议政王说：“你该知道吕不韦跟范蠡。他俩都是大生意人，走的是两条路子，结果是两种命运。吕不韦恐怕是自古以来生意做得最大的商人，他靠做生意把嬴政做成了千古一帝，把自己也做成了相国、仲父。够成功、够荣耀了吧？结果怎样？死于秦王之手！范蠡恰恰相反，他帮助勾践灭吴，功勋显赫，但却功成身退，隐逸江湖，成为富商，得享天年。如果他贪恋权势，说不定被勾践寻个事儿杀了。”祁子俊说：“吕不韦跟范蠡的故事，无非还是证明了那句话，帝王之家，都是白眼狼。”议政王说：“不，你没有明白个中究竟。金钱可以分享，美女可以送人，只有权势是不允许别人染指的！”

第一章

道光皇帝这几天睡不着也吃不香，外头没人知道。人们该干什么照干着什么。北京城往西老远老远，山西一个叫祁县的地方，义成信票号财东祁伯群家的账房里，灯亮到深夜。又是一个账期，义成信各处分号的掌柜都回总号结账。祁府外街的车马络绎不绝。从北京城往南骑上快马，衣服一层层减掉，到了广州，就得穿褂子了。广州城里有很多卖花的摊子，那些肩上挎枪的洋人喜欢买上几束鲜花送给他们的情人。西洋小伙子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几乎都像绅士。他们看见漂亮的中国女人，会取下帽子，恭恭敬敬地行个礼。中国女人却会吓着，胆怯地躲闪。正是这些洋绅士闹得道光皇帝头痛。

道光皇帝把自己关在紫禁城内绞尽脑汁，皇兄瑞王爷府上却是夜夜笙歌。瑞王爷没别的嗜好，就好吆喝几句昆曲。今日夜里，瑞王爷又粉墨登场了，唱的是昆剧《长生殿·小宴惊变》。瑞王爷扮作唐明皇，唱道：“天淡云闲，列长空数行新雁……”

瑞王爷家的戏楼华美而不失雅致。台下坐的都是皇亲国戚、家人及攀附王爷的官僚。瑞王爷的唱腔更加渲染着祥和气氛。好一派太平景象。一位英俊少年引人注目，此乃道光皇帝的六阿哥奕昕；他身边坐着的是九妹小格格玉麟。玉麟轻声说道：“我就喜欢听五王叔的戏，他府上的瑞祥班，也是别人家比不上的。”

奕昕的手和着瑞王爷的唱腔，缓缓地拍着扶手，并不答话。身后侍候着的是瑞王爷府上的管家陈宝莲，只见他轻声奉承：“六贝勒志存高远，哪会在意这戏台乾坤。”

奕昕轻轻拍手的动作稍停，复又悠然地拍打着。陈宝莲立马意识到自己语出唐突，想要回旋几句，却见奕昕有种不言自威的气度，只好噤口不言了。

忽听得一声高喊：“瑞王旻宓听旨！”

大内太监吴公公领着两个小太监站在王府正门影壁一侧的回廊边。侍立一旁的王府家仆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吴公公面带愠色，手扬拂尘，继续往王府深处走。愈往里走，戏声愈隆。瑞王爷的唱腔有板有眼：“柳添黄，萍减绿，红莲脱瓣……”

吴公公快走近戏楼了，生气喊道：“这帮奴才，叫你们王爷别唱戏了，快快听旨！”复又嚷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唱戏！”“一抹雕栏，喷清香桂花初绽。”瑞王爷正端着一派帝王气象，忽然见了吴公公，唬了一跳，神态立马从戏台皇帝变回个瑞王爷。吴公公唱喊道：“瑞王旻宓听旨！”瑞王爷慌得在戏台上就要跪下，忽觉自己高高在上，怕失仪范，连忙跑了下来，刷袖擦襟，俯身而拜：“臣旻宓听旨。恕臣不敬之罪！”台下早已跪倒一片。吴公公见瑞王爷刷的袖子并不是马蹄袖，而是黄蟒戏服，忍俊不禁。终究不是儿戏，吴公公马上换了副肃穆脸孔，宣道：“皇上口谕：传瑞王旻宓着速入宫！”“臣遵旨！”瑞王起身，脸上早已汗渍斑斑。

玉麟起身，噘了小嘴，朝哥哥撒气：“皇阿玛真是的，都深更半夜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奕昕拉了拉她的袖子。众人都显得慌乱，只有奕昕面目从容，作旁观状。

瑞王爷叫过管家陈宝莲：“快快把吴公公和二位公公招呼好啰！”回头又同吴公公说道：“吴公公稍候，本王更衣就来。”吴公公微笑道：“奴才等着便是，王爷您请。”奕昕上前：“小侄同玉麟辞过五王叔。”玉麟也上前施礼：“谢五王叔。”

“本王领旨惶恐，六贝勒、九格格就请自便了！”瑞王还了礼，匆匆离去。吴公公忙叩首道：“原来六贝勒、九格格也在这儿哪，奴才给您二位请安！”

奕昕客气回道：“免了吧。”说着就带了玉麟，转身离去。他那背影让吴公公觉出某种孤高和傲慢。

吴公公在客堂里入座。一丫鬟捧上热毛巾：“请公公净把脸吧。”

毛巾依次递上。吴公公翘了兰花指，接了热毛巾，斯斯文文地擦脸，揩手。一丫鬟早已托了茶盘，侍立在侧了。吴公公端了茶，抿了一